



話 劇
四姊妹

賈 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四 姊 妹

賈 克 作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耗 $1/32 \cdot 2 \frac{7}{8}$ 印张 $\cdot 64,000$ 字
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八年九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195

定 价: 二角七分

四 姊 妹

(四幕話劇)

地 点：中国沿海某工业城市。

时 間：一九五八年，国家第二个五年建設計劃开始的时候。

分 幕：

第一幕——一九五八年，春天早晨；在工厂里，紡部車間办公室門前。

第二幕——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；在工人住宅区的一座工房小院落里。

第三幕——当天夜晚；在孟玉琴家里。

第四幕——同年初夏；景同第一幕。

人 物：

孟玉兰——大姐；細紗值車工，四十岁。

孟玉琴——二姐；由女工提升的細紗車間副主任，三十四岁。

孟玉芬——三姐；細紗值車工，先进生产者，二十七岁。

孟玉香——四妹；細紗值車工，生产小組长，二十岁。

孟师傅——她們的爹。退休老工人，家属小組长，六十多岁。

老婆婆——玉琴的婆婆。六十多岁。

小 玲——玉琴的女兒。十五岁。

田来喜——玉兰的丈夫。无职业。三十八岁。

大 秀——玉兰的大女兒。十六岁。

罗永祥——玉芬的丈夫。保全技工，工会劳保委員。三十岁。

傅小凤——女学徒工。十八岁。

林楠——党委書記。新从部队轉业来的干部。四十多岁。

侯家庵——車間統計員。二十二岁。

田聚財——小商人出身。四十多岁。

高存厚——車間主任。四十多岁。

男工們……

女工們……

第一幕

在沿海某工业城市的国营棉紡織厂里。这是一个具有五十几年悠久历史的工厂。它的主人，过去是外国資本家；后来为国民党官僚資本家所接管；现在則成为人民的企业。

旧中国，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我們的踏脚地；是无数女工、童工，被飢困，貧穷摧殘着，出卖劳动，葬埋青春的地方。今天，这里却变成了国家經濟建設的原有工业基地，成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設、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产陣地了。

一九五八年——国家第二个五年建設计划的第一个年头，工人们在祖国工业化的巨大激流中，跃进，再跃进！

春天的早晨，海洋岸上，万里晴空。隔着远远的工厂紅墙，外边是一望无际蔚藍的海水；星星点点出海漁船的白帆，在风平浪靜的海面上蠕动着。

这里是紡織厂的一角。側面一排高大紅色建筑物。在清花車間角楼下面，是紡紗場的細紗工段。車間办公室的門前，一排玻璃窗戶；門口挂着“細紗工段”白底紅字的木牌。玻璃窗全部敞开，里边摆着写字台、桌椅，上面放着电话，計算器；墙上挂着生产图表，紅緞錦旗，小黑板等物。办公室門口是一架藤蘿，用木柱搭着架子。下面摆着一个长方石桌，两只圓形石凳。建筑物上还滿布着剛剛发芽的爬山虎和各色的花草。

旁边半圆形混凝土的花圃，盛开着姹艳的、組成图案的鮮花；青草地上，几株伞松。一旁立着鮮紅的生产指示图表；并排竖立着一块紅油漆涂彩的光荣榜，在早晨金黄色的阳光照耀下，清晰属目。花圃前是一条碎石鋪成的小道，两侧种着剪得整齐的万年青。

暮启：从水平面升起的火紅太阳，刚刚露头，隱約的車間馬達声、机器声，打破清晨的寂靜。阳光悄悄地爬上玻璃窗时，办公室里边还是黑暗的。

半晌，从車間里走出一位中年女工模样的人。她穿一套藍布制服，上边沾滿花絮。她长的清秀；白臉膛，細眉，大眼，高身材。显得端莊、淑嫻。她是由女工新提拔为細紗車間副主任的孟玉琴。

孟玉琴——三十四岁。紡紗女工出身，共产党员。她是一个平生飽嘗辛酸，歷經旧中国女工悲惨生活的妇女。她是四姊妹中的老二。从十二歲做工到现在，有二十多年的工龄了。她的青春消磨在外国资本家冷酷的剝削中；解放后，才真正成为主人，在厂里做工。她过去識字不多，念了一年半速成識字，现在可以写材料看报表了。她自从担任这副主任职务，工作很吃力；而最近的质量跃进计划訂得很高，孟玉琴又是个要强的人，因此精神显得分外紧张。她整夜沒有回家，留在厂里，研究一项技术革新計劃。

突然間，全厂的扩音器响起嘹亮悅耳的歌声。

孟玉琴显得有些疲乏的样子，伸舒两臂，揉了一下眼睛，呼吸几口新鮮空气。初升的太阳正晃着她的眼睛。

孟玉琴：（清爽地）哦！……（精神为之一振）

〔扩音器的歌声繼續着。上早班的女工們，三五成群，推着藤車，抱着嬰孩，說笑着朝托兒所方向走去。姑娘們，提着布包，唱着歌，沿着碎石路走过。〕

〔孟玉琴站在門前，女工們都向她打着招呼。〕

女工們：早啊！主任。

大跃进，一夜沒回家吧！大姐？……

孟主任：玉芬那个技术革新，試驗的怎么样啊？……

孟主任：試驗成功了，可先到我們班上推广啊！……

大姐：我們班就等着玉芬那个新方法呢！……

主任：我們班的質量跃进計劃您可多帮助啊！……

孟玉琴：（微笑地打着招呼）……好啊，姑娘們！你們早！你們提的要求我都解决。

女工們：快走吧！別悞了交接班！……

快走吧！說閑話还能当完成跃进計劃！

〔女工們嘻嘻哈哈說笑着走过。〕

〔扩音器放送着健身操的音乐。〕

〔孟玉琴象有滿腹心事似的，驟然繃起眉，仰头在深思。里边電話鈴响，孟玉琴返身进去接電話。隱約听到她斷續的声音。〕

孟玉琴声：…厂长室么？……我就是孟玉琴。……哦！我不是值夜班，是夜里沒回去。……哦！質量跃进計劃……对！我們保証完成。……我知道了，……对！……厂长，孟玉芬提出的那項技术革新，我們提前試驗了。这是解决質量跃进的关键，試驗成功了，質量問題就解决了。……什么？……試驗的怎么样？……不很理想。……什么原因？……不是新技术本身，是人的問題。……对！等会我到你那里去汇报。……

〔孟玉琴在里边打電話时，花圃后边轉出一个清瘦的小伙子。这个人叫侯家庵，二十二岁，車間統計員。他中学沒念完就来到工厂；虽然年青，却沾染了許多旧习气。他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，尖瘦下巴，細白的臉膛。因为人长的瘦小，大伙管他叫小猴。〕

〔侯家庵从小路走上來，聽見孟玉琴在里边打電話，慢慢推開辦公室的門，伸進去探望，正好碰見孟玉琴迎面走出來。他縮回身急忙想走去。孟玉琴站在門口台阶上盯着他。〕

孟玉琴：小侯！

侯家庵：（不得不站住，轉身）哎！孟主任！你叫我？

孟玉琴：怎么不進來？

侯家庵：（局促地）嗯！時間還早，我要做早操……主任！您來的好早啊……（說着要走）

孟玉琴：等等！我昨天叫你統計的那份生產測定數字，你統計好了嗎？

侯家庵：（得意地）早就好啦！（急忙從身上掏）我昨天夜里突击了半宿，总算……（身上摸遍几个口袋沒有，慌忙地从褲兜里掏出一張紙條，長喘了一口氣，高興地）哦！在这里！給您！（雙手遞給孟玉琴）

〔孟玉琴接過來打開折迭几層的紙條，坐在藤籬架下面的石凳下，仔細地看着；越看越不對勁，漸漸把眉毛竊起。侯家庵滿不在乎地仰着頭，打了几个呵欠，隨手摘下旁邊一朵花，剛要放到鼻子跟前聞，看到孟玉琴的神氣不對，又緊張起來。〕

孟玉琴：（瞪着小侯）這是什麼？什麼侯、盧、趙、黃……正一千九百六……負八百五……（把紙條舉到小侯眼前）一大串正負數字！

侯家庵：（慌亂地）什麼？（細看紙條，不安地）哦！那是……那是……

孟玉琴：（哭笑不得）昨天夜里又打撲克來着！

侯家庵：（緊張地）沒，沒怎么打，玩了一会，打了两千分。

孟玉琴：我要的是孟玉芬的技術測定數字。

侯家庵：（恍然想起）哦！想起來啦！昨天夜里我統計好，接

在宿舍的床鋪底下了。您等会，我給您回去拿。

（說着轉身飛也似的就要跑）

孟玉琴：（大聲地喊着）站住！

侯家庵：（怔着不動）……

孟玉琴：（极力压制着憤怒，半晌不語；然后指着窗戶里边）怎么昨天的跃进指标图表也沒填写？

侯家庵：（委屈地）昨天下班时候，小黃拉着我就跑；俱樂部办的扑克比賽，細紗車間对計劃科。……

孟玉琴：別人跃进生产，你們跃进打扑克！……

侯家庵：我这就去填。（說着要进屋）

孟玉琴：不用了，我已經給你填上了。你記得从我来到車間，你的統計工作出过几回差錯嗎？

侯家庵：我不記得。

孟玉琴：我給你記着呢！（掏出小本指点着）前前后后大小差錯一共八次啦。光把跃进計劃数字編錯了就有四次！……

侯家庵：（抗議地）都怨我嗎？計劃完不成，也不是我跳舞打扑克鬧的。

孟玉琴：什么？（把本合上）你大点声說！

侯家庵：（嚙嚙地）跃进計劃完不成，也不是因为我統計錯的。

孟玉琴：（气憤地）我要你負統計錯了的責任！你以前在高主任跟前也是这样的工作么？

侯家庵：（見孟生气了，半晌）我錯了还不行！我錯了，我檢討！

孟玉琴：（严肃地）你錯了几回啦，也檢討几回啦，总沒看你改。今天要你写書面檢討。以后再这样，你就回計劃科去，我这里不要工作不負責任的人。你看現在大伙劲头多足。我的总结写好了，就等你的統計数字，（看表）

七点鐘一定把統計表給我。（說完走進辦公室）

侯家庵：（沒料到孟玉琴發了脾氣，喃喃地）檢討！還讓我書面檢討！哼！剛當上兩天半副主任，就要官僚架子，還態度壓制人。……叫我回計劃科去……不要我……（一屁股坐在石檯上，憤憤地）哼！什麼勞動模範！完不成躍進計劃，拿我解氣！……我給你貼大字報。

〔侯家庵自言自語地在發牢騷。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陸續的上班了。幾個女書記工，往窗外探頭，瞧見小侯坐在那里，臉色蒼白，悶聲不語，都吐吐舌，又縮回去。一陣功夫，打字機聲、計算器聲、算盤聲，滴滴嗒嗒的響起來。顯然車間辦公室已經工作忙了起來。〕

〔擴音器播送的音乐快要完了。太陽已經高高升起。樹上的鳥叫夾雜着車間隱約的嗡嗡機器聲，構成一組春天清晨工廠情景的交響樂。〕

〔侯家庵心煩地坐在石檯上發怔。〕

〔孟玉兰从車間小路走上。孟玉兰是細紗值車工；是四姊妹中的大姐，年紀四十多歲，是個二十多年工齡的老工人了。由於生活的磨練，她顯得蒼老。清瘦的身材，穿着一套舊藍布夾袄褲，脏破不整。臉上多皺紋，象是飽經風霜的樣子。她剛下夜班，睡眼矇矓，滿身花毛，走到辦公室門前藤蘿架下，把布提包往桌子上一扔，一屁股坐在石檯上，把長頭髮打開，從提包里掏出半截化學梳子，梳起頭來。〕

孟玉兰：（慢搭斯理地）怎麼？這沒人？

侯家庵：（沒好氣地）沒人！我是什么？

孟玉兰：（撇撇嘴）你呀！吃涼不管酸的，我說是干部！

侯家庵：干部都干事去啦！干什么？

孟玉兰：（瞟了他一眼）干什么？來挨“批評”的。

侯家庵：（似乎同情地）哦！咱倒一樣。是你們老二叫你們來的？試驗沒成功吧？那你就等着挨吧！我告訴你，這會兒干部們正為質量躍進計劃找岔呢！我提醒您可小心

点！

孟玉兰：哼！我怕什么！反正是这一块，……豁出去啦！

……

〔正说着孟玉香从办公室門内走上。孟玉香，細紗值車工，青年团员，二十岁，新选的工会小组长，是四姊妹中最小的一个。从外表看，玉香显得机灵，聰明，口齿鋒利，有孩子气，爱打扮。她身材苗条，秀丽，紅潤潤的脸兒，梳着两条大辮子，紮着黑綢辮花。穿着紫花的薄呢女褲，苹果綠色带花边的毛衣，下工后，整理着头发，从办公室匆匆走出来。〕

〔孟玉兰看見玉香走来，把头一扭，掉过臉去，梳自己的头发，象是没瞧見的样子。〕

孟玉香：（瞧見大姐的样子，故意沒放在心上。对侯）小侯，你在这呢！办公室找你哪，怎么你上班也不签到交簿子。算旷工，还是算請假迟到呀？

侯家庵：（一摸兜，恍然）吆，真的，忘了签到交簿子啦。好，这不能白干，挨批評写檢討也得拿工錢呀！（刚要轉身走，忽然想起来，对玉香）孟玉香同志，还是你关心我，我有一件要紧事跟你說。（看玉兰）嚟！晚上俱乐部再說吧！你可一定来，我等你啊！

孟玉香：快去你的吧！

〔侯家庵拔腿朝办公室飞跑进去。〕

孟玉兰：（忍不住地）小香子，找我来怪急的，你到磨磨蹭蹭的；孩子在家还等我喂奶呢！要沒事，我可买饅头去啦！（說着站起来就走）

孟玉香：（忙拦住）大姐！找您来怎么会沒事呢！

孟玉兰：（賭气地）有事你不早点来。你不知道人家吃一宿花毛子，累七个半鐘头了么？赶情你們小丫头下班沒事，

听戏看电影野玩去。我这回家还要做飯洗衣衫，抱孩子喂奶呢！

孟玉香：（忍耐住）大姐，看您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呢？找您来就是有事。

孟玉兰：有事你就快說。（直截地）我替你說了吧！是因为我没試驗你三姐創造的那套新技术操作的事吧？

孟玉香：是呀！大姐，您也知道，咱車間的質量跃进計劃，全靠三姐提出的那項技术革新。您是老工人，論手藝，講技术，您在車間不数第一也数第二。怎么到您那就試驗不下去？这倒是怎么回事呢？

孟玉兰：（撇嘴）得啦吧！你別把我捧上三十三天，掉地下摔十八瓣。哼！老工人也試驗不成；車不好使喚！按老法干，还直放花呢，还試驗新技术操作！我試驗不了！

孟玉香：怎么車間里的人都能試驗？

孟玉兰：（強調地）十个手指头伸直，还不一般齐呢！人跟人就能相比？

孟玉香：那也得想个法子呀！

孟玉兰：（固执地）我沒法子，孩子多，房子挤，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覺；我那两部車，靠門风大，都老的沒牙啦。这些我提了八百六十回啦，也沒見誰給我解决过。

孟玉香：还有别的嗎？

孟玉兰：这些就够我噲的啦，还有别的……

孟玉香：（忍不住地）說了半天，您不試驗，到有了理啦。孩子多，房子挤，那碍試驗新技术什么事？还質量大跃进哪！您看：三姐是七个月的大肚子，也是三个孩子的媽媽，怎么还能創造出新技术。車間里总结出来，叫咱們

組試驗了好推广。打您調到組里来，什么事到您这就行不通，大伙一个劲的反映，背后找领导提意見。这回試驗三姐的新技术操作，你又不干。大伙都眼盯着瞧这事怎么办；咱們是亲姊妹，叫我这小組长，可怎么对大伙說。

孟玉兰：（提起大伙，引起她发了火）你別老拿大伙吓唬人！什么大伙，还不是几个黄毛丫头片子，瞎积极！吃了飯沒事，今个給这个汇报，明天給那个提意見的。

孟玉香：（委屈地）誰淨汇报提意見？誰是黄毛丫头片子？

孟玉兰：（爆发地）我就說的是你！背后开小会光知道张开两片嘴提意見。

孟玉香：您不好好試驗，还不許人家提意見？

孟玉兰：（大声地）你有本事提意見开除我！

孟玉香：用不着开除。不想試驗就下車吧！

孟玉兰：（怒不可遏地）什么？要下我的車？好！下車就下車。

你別逼人，哼！大伙逼我，你也逼我！

孟玉香：您說清楚点，誰逼您？

孟玉兰：（气呼呼地用手指着）就是你小香子，專門跟我作对。

告訴你，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我就生你的气！还是亲妹子呢！就你領头鬧，挑唆大伙要下我的車；你們凭着在党在团，就欺侮我这孤老婆子一个人……

孟玉香：（激动地）有理說理，您大声說这些干什么？

孟玉兰：（更不依不饒地）啊！你这小組长倒管的寬，連我說話声大小都上了你的意見啦！

〔正在这时，車間办公室的門开开，高存厚听见外面的吵嚷声走了出来。

〔高存厚，紡部工場主任，四十二岁。胖胖的身体，文質彬彬的风

度；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人员。他穿一套华达呢夹克；西装裤，皮鞋。他站在台阶上，倒背着手，不慌不忙地瞧着她们。

高存厚：（沉着地）怎么啦？你们亲姊妹，吵什么哪？

孟玉兰：（见高出来，走前几步，气的抖索着）高主任，您来说，有这么欺侮人的吗？

高存厚：（微笑）玉兰同志，不要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

孟玉兰：（着急地）我不着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（指玉香）她们几个人背地一嘀咕，就要下我的车；还拿大伙的帽子扣我！您说到底怎么办？

高存厚：（走下台阶，点头）哦！这事呀，可以考虑考虑。

孟玉香：（走近高）高主任！您说说，有人不试验新技术操作，这事该怎么办？

高存厚：（和蔼地，抚着玉香的头发）玉香同志，你也不要着急，你说的这事也可以考虑考虑！

孟玉兰：（不悦地）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，你是大主任，说了算。一句话，到底下我的车不？

高存厚：（亲切地）嗨！不那么简单，还是要考虑考虑。

孟玉香：不想试验就下车，好让别人试验。还考虑什么？

高存厚：（摇头）不！还是要考虑考虑的。

孟玉香：（急的跺脚）哟！真憋的慌！高主任你倒说句痛快话，老是这么温汤水……

孟玉兰：（逼高）不！高主任，别考虑！你就说吧！全车间我就听您一人的。（捧高）您在车间领导这么多年啦，人缘好，我就服您。您说，到底下不下我的车？

高存厚：（被逼地）下不下车，我不敢作主决定，你去找孟主任；她是你们细纱主管。回头我跟你们老二也交代交

代，好吧！

孟玉兰：（得意地用眼盯玉香，不屑地）好吧！我听高主任的。

（对玉香）哼！亲妹子，狗屁！……（說完話，抓起石桌上的布包，憤憤地朝車間小路走下）

（孟玉香怔怔站在一旁，委屈地望着高存厚。

高存厚：（回头对玉香）我知道你不滿意，是吧？玉兰是你大姐，她的脾气，你还不知道？当领导，工作方式要灵活，一个劲硬碰硬不行。

孟玉香：（憋不住地）高主任，許我提个意見吧！

高存厚：（誠懇地）提意見，好极啦！

孟玉香：（不滿意地）反正我对行政这种做法有意見。还質量大跃进呢！車間在我們小組試驗新技术操作，她偏推三推四不干，还找了一大堆理由。那往后叫我在小組里还怎么工作？她是我亲大姐都不听，別人还听么？再說，新技术操作試驗不成，車間就推广不了。难道叫她一个人，耽誤了大伙……（慨叹，看着高存厚）虽然我們是亲姊妹，也不能拿生产送人情。

高存厚：玉香，我不是拿生产送人情；我是讓她找你二姐去。你二姐是車間副主任，你們的主管……

孟玉香：哦！您把难题推到我二姐身上？

高存厚：那里，你不了解我的意思……

（正說間，忽然从車間旁边花徑小路上，跑上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女工。她叫傅小凤，是細紗摆管学徒工；一个活潑爱說爱笑的女孩子。她跑的滿臉通紅，一路上跑着喊叫。

傅小凤：（气喘噓噓地）玉香姐！玉香姐！

孟玉香：（吓了一跳）什么事，小凤？

傅小凤：（夸大地）快去吧！玉香姐！出事啦！你三姐，

她……

孟玉香：我三姐怎么啦？她不是在車間介紹新技术經驗么？

怎么？出了什么事？

傅小凤：肚子疼！她介紹介紹着，肚子就疼起来啦！

孟玉香：冒失鬼，看你那邪乎劲，总改不了。

傅小凤：快去吧！去晚了，孩子就养在車間里啦！

孟玉香：（拉小鳳）嗨！那就快走吧！別說了！

〔孟玉香拉着小鳳飞也似的跑去。〕

高存厚：（十分关心地在后边嘱咐）玉香！要生产就赶快送医院，回头到車間来打条子要汽車，啊。……

〔孟玉香和傅小鳳早已跑进車間去。〕

〔高存厚正要走回办公室时，新从部队转业来的党委书记——林楠，由車間旁边小路走上。他四十多岁。高个子，黧紅的皮肤。也許因为受伤太多的緣故，他身体瘦弱，但精神却显得十分旺盛。他老远就向高存厚打招呼，笑着走过来。〕

林楠：高主任！

高存厚：哦！林書記，怎么这几天沒看見您呀？

林楠：是呀！鑽在老布厂学了几天徒。

高存厚：林書記，您可真能鑽啊！刚来半年就快成专家了。

林楠：高主任，您可別这么說。离专家还差十万八千里呢！

外行变內行，不鑽不行啊。不象在部队上，打仗我是內行；可現在搞工业，我是小学生，一切从头学起。

高存厚：林書記过去不是在这一带工矿区工作过嗎？

林楠：哦！那是十五年以前，工作过一个时期。不过那是在地下工作，工作的性質不一样。那时候是領着工人鬧罢工，拆外国資本家的台，想法破坏生产；現在是在地上，領着工人鬧生产了！（开朗地笑）哈！哈！完全是两

回事。

高存厚：林書記，解放后，我听工人們講：那时候領導地下斗争的那个人，沒名沒姓，人們都管他叫“大个子”。……是不是就是您呀？

林楠：（笑而不答）吓！不！我的个子还不算大……（避开不談地）好了，高主任，以后有时间再聊过去。还是談談現在吧！听说孟玉琴車間的新技术操作提前試驗了？您領我到車間去看看好吧？

高存厚：（应和着）哦！好吧！

林楠：（边走边說）孟玉琴是个新提拔的工人干部，您这老技術人員，还要多帮助她啊！……

高存厚：（讓林楠先进車間）那里！那里！

〔林楠跟高存厚走进車間去。〕

〔半晌，孟玉琴从車間旁边小路走上，她显得很疲乏的样子，随后又打起精神正要走进办公室去。这时，孟玉兰由原路匆忙走来；手里托着两个饅头。〕

孟玉兰：（喘息地）玉琴，你等等，我来找你来啦。

孟玉琴：（站住）哦！什么事呀，大姐？

孟玉兰：讓我喘口气！噯哟，我在車間跟着你屁股后头轉了一大圈，轉眼功夫，人們又說你回办公室来啦。

孟玉琴：（笑）看您忙的，下夜班連早点也顧不上吃。您坐下，有話吃完了再說。

孟玉兰：（瞧着手里的饅头）我不吃，这是我从食堂买的，給我們那几个小崽子留着呢！

孟玉琴：大姐，自己餓着肚子舍不得吃，那有劲干活呀？

孟玉兰：唉！誰叫我前輩子造下孽，这輩子該着呢？男人沒事干，孩子一大堆，我不受誰受。嗨！不說这些，想起

来就叫人心煩。玉琴啊！我来找你来，事情逼到我头上啦。都瞧我好欺侮。

孟玉琴：（摸不着头地）吆！怎么啦，說了这一車轱辘話，我还没摸着边呢！

孟玉兰：（叹气）唉！可气死我啦！

孟玉琴：什么事把您气得这样？

孟玉兰：自打你当上副主任，我更不敢找你了。倒叫人說我靠門子抱粗腿，仗着自己亲姐妹的势力……

孟玉琴：說了半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
孟玉兰：怎么回事！（大声地）玉香子說我不試驗新技术操作，就要下我的車。还拿大伙的帽子扣我！你說在厂里还有我的活路么！

孟玉琴：（恍然）哦！这事呀！我早知道啦！

孟玉兰：（急迫地）你知道就好办。你說說，是車間大伙鬧起来的，还是玉香她們故意找我的岔？

孟玉琴：大姐呀！您在气头上，把什么事都給想偏啦！玉香是您的亲妹子，怎么会故意跟您为难。大伙对您是有些反映！……

孟玉兰：大伙对我有反映！那么你呢？

孟玉琴：（思索地）不試驗就下車，这当然不好……

孟玉兰：（高兴地长出一口气）好！我就要听你这一句話。（說完扭头就走）

孟玉琴：（拦住）大姐，您听我說完了。

孟玉兰：（站住）还有什么事？

孟玉琴：（劝她）大姐，您再回車上去試試吧。新技术操作，車間測定了，是比老法好。按新法操作，質量能提高三倍，您为什么不試試呢？